

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一个魅影

THE SECRET OF
LOST THINGS

书中谜

[美]雪瑞登·海伊 著
吕静薇 译



一本失踪的梅尔维尔手稿
一个孤身从澳洲来到纽约的少女
文学史的悬案与少女的身世之谜
还有让这一切追寻与成长发生的神秘书店
.....

THE SECRET OF
LOST THINGS

书中谜

[美]雪瑞登·海伊 著
吕静薇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中谜/(美)海伊著;吕静薇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613-4785-0

I. 书… II. ①海…②吕…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681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陕版出图字 25-2009-117 号

图书代号: SK9N0798

上架建议:畅销书·外国文学

The Secret of Lost Things © 2007 by Sheridan Ha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laine Koster Literary Agency LLC,
Chandler Crawford Agency Inc.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书中谜

作 者:[美]雪瑞登·海伊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吴成玮 李彩萍

装帧设计:张丽娜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10062)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1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13-4785-0

定 价:29.80 元

评论

海伊初试啼声之作，富含惊悚文学作品元素。同时处理三道声音质性迥异的叙述——阴谋勾结的秘密、梅尔维尔的小说、塔斯马尼亚的故事。

书中主角罗斯玛丽来自南半球的塔斯马尼亚，身上只带着三百元钱、一盒母亲的骨灰以及对阅读的喜爱。十八岁的她在庞大如迷宫的拱廊书店找到工作，书店的描绘明显是以纽约的著名书店（The Strand）为蓝本。故事中有许多性格古怪的角色，像作风霸道的书店老板乔治·派克与患白化病的经理沃尔特·盖斯特。

某天，沃尔特要求罗斯玛丽给他读一封匿名信，信中提到有意求售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手稿（这份手稿多年来未曾有人发现）。罗斯玛丽对于这个要求感到无助，转而向非小说类书籍的专家奥斯卡求援，奥斯卡的加入反倒加速了悲剧的发生。海伊将天真烂漫又聪明灵巧的罗斯玛丽描绘得相当生动，对于她面对人性黑暗面的心情有精彩的描述，对于梅尔维尔遗失的小说情节有很合理的推断，对于罗斯玛丽思念塔斯马尼亚的心情也有细腻的刻画。

——《出版人周刊》

本书堪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达·芬奇密码》的完美结合！是一场关于爱与背叛、阴谋与勾结、秘密与揭发、失去与寻找、学习与成长的传奇旅程。

——《纽约时报》

《书中谜》同时呈现多种作品风格：该书同时是悬疑小说、成长小说，也是对文学的探索。

本书荣获多位书评家的一致推崇，认为值得拿来与 A.S. 拜雅特的《隐之书》以及玛莎·库莉的《机密档案》相提并论。书中角色的性格相当鲜明。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纽约咬紧牙关苦撑度日的无名市民有生动的描绘，其中悬疑的情节更是让所有书评家欲罢不能。

《书中谜》或许不能称得上文学探索的顶尖之作，但对于喜爱以书店为背景的死忠书迷来说，这本书一定能够满足他们的期待。

——《书签杂志》

我喜欢《书中谜》，也喜欢拱廊书店以及雪瑞登·海伊所创造出来的角色。这些角色虽各有其疯狂之处，但是性格刻画相当生动。这本小说相当耐人寻味，具有高度娱乐效果。

——罗迪·道尔，英国布克奖得主、《童年往事》作者

本书描述了一则发生于曼哈顿的成长故事，小说情节引人入胜。书中有迷人的女主角，以及女主角周遭的人物，这些人为了争夺一本遗失的手稿而发生了密谋勾结。情节精彩，环绕在细腻营造的思乡情绪当中。文笔精妙，笔锋自信而优美，《书中谜》将会满足各种层次的阅读需求。

——努拉·欧佛雷恩，畅销书《你重要吗？》作者

这是一本讨论书店的小说，讨论过往时光重现的故事。赫尔曼·梅尔维尔伟大的幽魂出现在书店中，使得追寻梅尔维尔生命事迹的过程转而变成侦探推理以及迈向成年的故事。雪瑞登·海伊在她的画布上涂满古怪的角色，女主角探索真爱与真相的过程高潮迭起，让人爱不释手。看到《书中谜》，我也看到了一位新秀作家的诞生。

——尼可拉斯·德邦科，《春与秋》作者

雪瑞登·海伊告诉我们一个纽约冬雪初降时节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有装着母亲回忆的木盒子，有家资产足堪比拟歌剧院的书店，有着奔腾翻滚的情欲挣扎，所有的纠葛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故事出现后一触即发。故事叙述的声音忽而冷静睿智，忽而感伤幽怀。你一定会喜欢上这本书。

——玛莎·库莉，《机密档案》作者

雪瑞登·海伊的观察敏锐、心思缜密，引领我们进入罗斯玛丽·萨维奇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见证了一段对书籍与情欲的纠葛挣扎。海伊笔下性格古怪的角色生动鲜明，角色性格的冲突自然流露，作品唤起我们对天真纯洁与世故矫饰这个老议题的全新阅读经验。

——斯文·伯克兹，《古登堡挽歌》作者

这是一本迷人的书。相当容易阅读，充满惊奇与喜悦，由一本遗失的书、秘密勾结，以及对爱的追寻交织成一个炫目的世界。

——席拉·柯尔，《天崩地裂》《完美的地方》《R街小屋》作者

《书中谜》是一场精彩的文学冒险，也是一个关于流浪和寻找安身处所的成长故事，更有着永远迷人的书店风采。它与《风之影》有某些程度的相似，但是重点并不相同。这里没有大时代的动荡流离，也没有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追寻手稿的旅程终告落空，女孩的爱情梦碎，离开书店，走进更广阔的出版世界。她离开了有如亚哈船长那艘载满奇人异士的捕鲸船的书店，才要开始探索真实的世界。

——灰鹰（《追风筝的人》《风之影》版权经纪人）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007	第二部/081	第三部/169	第四部/269
---------	---------	---------	---------



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一个魅影。

——赫尔曼·梅尔维尔

第一部

第一次到拱廊，纽约在我的心中变得真实起来。拱廊书店如同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堆积如山的书籍就像形形色色的纽约客，虽然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实际却各司其位，如同蜂房里忙碌异常的蜜蜂。我已经逐步体会到了城市生活的熙来攘往，但是在拱廊，这种忙碌是具体的，可以计算的。查普斯经常对我和母亲说，书籍是摆在书架上的灵魂。在拱廊的确如此。这里书是有生命的，它们鲜活地从书中走出来，坐在我的面前。

1

我出生的时候，这一切的一切尚未发生。而我也从不曾想到世上竟然还有“拱廊”这样的所在，人群中还有像沃尔特·盖斯特这般似乎只存在于童话中的人物。要不是沃尔特，要不是沃尔特的失明，我在“拱廊”的生活就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其实在我第一次见到沃尔特时，他的眼睛就几近全盲。可若非如此，我恐怕永远无缘得见赫尔曼·梅尔维尔遗失的手稿。长久以来，我心中的遗憾并非来自沃尔特的失明，而是源自于我本人对他的无限关注。于是，便有了下面的故事——我是如何来到“拱廊”，“拱廊”又缘何对我意义非凡……

我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五日——至于具体是哪一年就无关紧要了。反正，我既没有年轻到可以到处吹嘘自己的年龄，也没有老到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女孩子的程度。

四月二十五日之所以重要，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一天是澳洲人最重要的纪念日——澳新军团日。到了那一天，澳洲人都会把一枝迷迭香别在胸前，以纪念战争中的殉难者们，纪念在迷迭香盛开的盖里坡利海滩上发生的那场损失惨重的战斗。奥菲利亚曾经一度陷入悲伤无法自拔。她常说：“迷迭香的绽放，是为了永远的记忆，那就去祈祷，去爱，去铭记吧。”

某个四月二十五日的塔斯马尼亚岛上，我的母亲步行着到免费的公立医院去生产。她穿过熙熙攘攘的广场，以避开衣衫褴褛的、来参加年度游行的老兵们和呆呆围观的当地人。那一天，她在人们胸前看到了带刺的迷迭香。这种耐寒的植物牢牢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即便在之后痛苦的生产中她也不曾忘记。对于我的母亲，迷迭香意味着纪念，不是纪念失去，而是纪念获得——她得到了我！

澳新军团日于是成就了我的名字——罗斯玛丽，也成就了这个故事。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对往事的纪念。说到底，回忆大概是我们在这世上最后要做的事情了。

除了罗斯玛丽，我的名字中便只剩下了姓——萨维奇。就连这姓也是母亲给的——我随她姓。她在远离小镇广场的地方租了一家小店，我们就在楼上的小公寓里安了家。这家叫做“神奇帽坊”的小店是塔斯马尼亚岛上唯一的一家帽子店。母亲和我就生活在那里。我们像两尾小鱼一样，慢慢适应了鱼缸的狭小。可那鱼缸里的生活真的很孤独啊！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把我们和小镇其他的人隔离开来，我们无法进入他们的世界，因为母亲来自内陆。在这里，她是个外人，而且小镇上的人都知道，所谓的萨维奇太太实在是名不副实。“太太”这个称谓也无法掩盖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这个女人没有丈夫。

是否想刻意隐瞒，那是母亲的事，但帽子的确能遮掩住很多你无意示人的东西。甚至，帽子提供了一种手段，让一个来自内陆的孤身怀孕女人可以在这里做点体面的小生意，并最终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

母亲常说：“是帽子救了我们啊！所以我说这些帽子神奇呢。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和那些体面人交往。”

可我觉得，是非凡的想象力，尤其是母亲的想象力拯救了我们。我的想象力也来自于她的遗传。

由于“神奇帽坊”，母亲成了镇上引领时尚和品位的专家。稍微一瞥，她就知道顾客戴多大号码的帽子合适。对于一些常客，她不仅记得号码尺寸，还记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

每次在广场上看到我们富有且踌躇满志的房东弗兰克先生时，她都会说：“这位弗兰克先生肯定得戴九点七五码的帽子。头脑中装着那么多的雄心壮志，非得这个尺寸的帽子才配得上。”

有时她也会提起卖花的皮姆太太，她曾经为了观看比赛来买帽子，“当然了，罗斯玛丽，我所有的帽子她戴着都不合适。皮姆太太得戴五点五码的。简直就是针尖那么大大一点点。那么小的头脑里连个想法都装不进去，更别说让她拿个主意了。”

帽子仿佛奉了神谕，能够测量出人的品性一般。而母亲对于这些塔斯马尼亚岛的居民的判断往往是惊人地正确。她用她独特的判断标准抗衡着小镇人对我们的轻蔑态度，这么做，稍稍缓解了我们的孤独感。可是当然了，这种封闭的状态又时刻影响着我们的想象，使我们更加封闭。在镇上人的眼中，我们不过是生活在角落里的边缘人，没有人真正认可我们。放了学我就在店里帮忙，所以就算有人对我感兴趣，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对我好奇，也没办法接近我。所以我没有朋友。

我只有母亲，而母亲也只有我。

“要好好读书，坚持阅读。”母亲常劝诫我，然后她用食指敲着太阳穴的位置说，“这里，你的帽子下面，蕴藏着你所有的未来啊。”

她没有提到过我的身体，从来也没有。除非有时候，她会极其漫不经心地传授我一些生理知识。根据她的切身体会，身体会带来麻烦。

母亲还是有一个好朋友的，叫伊斯特·查普曼。她是我的良师益友，镇上唯一一家书店——查普曼书店的店主。查普曼小姐（我一直叫她查普斯）帮助母亲一起教导我。每当有剧团到我们小镇演出她都带我去看，

莎士比亚剧团偶尔来的时候更是不会错过。我上学之前查普斯就开始教我读书认字了。她常说“用言辞来完善我的目标”——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部戏里的台词。查普斯认为，书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帽子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作用。帽子不过是一种幻觉，最终无法给我和母亲带来安全。

她为我们而担忧。

“书籍不是一叠叠摞在一起的纸，那是堆放在架子上的思想。”她义正词严地劝说母亲，“无论如何，帽子不是书，人们并不真正需要它们。”

“那你夏天的时候把这番话对一个秃顶的男人说，或者说给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好了。”母亲嬉笑着回应。

待到我毕业的时候，“神奇帽坊”依然在营业中，这让它在小镇上很显眼。那时候，这里出售的帽子不再时尚，也无法再用它来区分谁是体面人，哪个又是缺乏教养的人。店里不仅卖帽子，还卖手套和袜子。久而久之，即便是以前的常客也不常来了。她们要么是追求时尚而不再来，要么就是因为生意不顺无法光顾。小镇日渐衰败。

随着帽坊的生意一天天萎靡下去的，还有母亲的健康。她原本身材不高，皮肤发暗，现在因为担忧而更加瘦弱和苍白。我慢慢长大，母亲却慢慢消瘦下去。没有顾客的时候，她让我放了学便回店里试戴那些帽子。她总是高兴地告诉我，我的个子高。这让她很开心。

我总能在下午的时候看到母亲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打盹。她说她只有在白天才能得到休息，而在营业的店里坐着是最舒服的，漫漫长夜不过是对白昼无尽的等待。当最终得知我们已经负债累累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母亲会患失眠症。

一个四月的早晨，我沿着连接卧房和帽坊的楼梯下楼，发现母亲倒在了柜台后。她的呼吸似乎已经停止，脸色发青，仿佛被人打了一般。那时，我刚刚毕业不过几个月而已。

一天后，母亲在我出生的那家公立医院去世。惊人的巧合是，似乎全镇，全州，全澳大利亚的人们都在一同纪念我失去母亲——那一天是澳新军团日，我十八岁了。我并不需要衣领上别着迷迭香来提醒自己，这一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接下来的一周里，母亲的葬礼简短而毫无伤感地举行。墓地位于小镇最高峰上。一栋具有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建筑里面就是火葬场。当我站在墓地铜质的大门旁时，仍然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发生了。来参加葬礼的人中有五个是店里的常客。两位先生恭敬地把帽子举在胸前，而女士们也很体贴地戴了从“神奇帽坊”买的帽子前来。我和已经成为我事实上的监护人的查普斯一起向他们致谢。

葬礼的过程极其简单。母亲和我都不信教。能够让我们顶礼膜拜的只有想象力和故事般的人生，而死亡以它最真实的状态无情地嘲笑了我们。

葬礼结束后我们拘谨地聚在墓地外的停车场，看着那些帽店的常客们神情肃穆地各自上车，然后鱼贯而行，沿着公路下山，车子越开越远，直到岔路口时才分开。低矮的绿山坡上零零散散，毫无章法地分布着一些红砖屋顶。那里，便是小镇的所在了。小镇是这座风光秀美的小岛上的一颗污点，它永远都是这么小，这么显眼。

“她走了，查普斯。”我拼尽了力气说出这句话，感到几乎要窒息。

过了一会儿，葬礼承办人走过来，把装着母亲骨灰的木匣子交给了我。

“罗斯玛丽小姐，你交代过的，要式样最简单的骨灰盒。就是这个了。塔斯马尼亚本地产的泪柏树木料，非常地结实耐用。”

他弯起手指，在骨灰盒上轻轻敲了敲。我的心也跟着揪成了一团。这个人是查普斯以前认识的，他是小镇上唯一一个还算本分，而且收费最低的葬礼承办人。但是承办葬礼让他很紧张，而且他也不善于安抚逝者家人的哀伤。他唠唠叨叨不停，全然没有意识到我悲痛的心情。而我

的悲痛让他愈发地紧张，所以他不停地讲话，以此来排解内心的压力。

“我的供货商告诉我的，他说泪柏能活一千年呢，几乎可以永生。不一般吧？”他用力吸了吸鼻子，接着说，“这种材质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很浓的香味，通常只有在岛的西海岸才能找得到……”

“哦，是么。那真是谢谢您了。”查普斯打断了他的话。她挽住我的胳膊，想拉我上她的车，可是我仿佛被钉在了那个地方一般。

我双手捧着泪柏的骨灰盒，寸步也不能动。盒子摸上去暖暖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朽木的味道。摩挲着，我的眼泪便流了下来。这倒让我自己吃了一惊，同样吃惊的还有那个神情紧张的葬礼承办人。

最终还是查普斯把我推上了车，带到了她的家。可是我怎么也下不了车，甚至连动也动不了。没办法，查普斯又重新发动了车子，带着我，默默地沿着塔斯马尼亚的岛上公路一直开到了海边。

“大海。”查普斯解释着。最终，我们的车走到了公路的尽头，开上了沙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泛着白色浪花的大海，无边无际。

查普斯摇下车窗，我闻到了咸咸的大海的味道。清新的西风从海面吹来，一直吹到世界的尽头去。在这纯净的空气里，我哽咽了。我努力呼吸着，试图平息心头的悲哀。眼望大海，我旋即被大海包围，孑然一人。塔斯马尼亚岛上，我面对着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眼前一片虚无，只有一汪大海，没有人迹，神秘莫测。我俯下身，贴着母亲的骨灰盒，默默的，直到夜幕来临。那彻骨冰冷的夜啊！海风依然刮着，带着冰冷的夜色，吹到大洋的那边去了。

“我该怎么办？”终于，我大声地说。

总是能够出口成章的查普斯，这次也一味地沉默下去。

2

每年，我都会和母亲一起到澳洲大陆，去悉尼采购帽子和做帽子的配饰。而每一次，我们都一定会在城里度过我的生日——那个举国欢庆的日子。最初，我们住在索菲亚大街萨瑞山的一家寄宿旅馆，旅馆的老板娘茉莉是母亲的旧相识——那是在母亲移居到塔斯马尼亚岛之前的事了。那个时候的母亲还只是一个人，过着我无从知晓的生活。茉莉是个身材肥硕的女人，眼睛小小的，头发染过，总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她就像一只喜鹊，一身的黑白打扮，紧紧张张地为自己讨生活。小旅馆房价低廉，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股煮熟的青菜味道。五岁之前，我因为人太小，没办法跟着母亲到供应商那里去采购，所以每次我都不得不被留下和茉莉一起度过几个小时的光景。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不在的那几个小时感觉令人窒息，我并非真的无法呼吸，但是只要母亲一离开我的身旁，那种窒息感便随之而来。我悄无声息地待在空气污浊的旅馆大厅里，生怕稍有不慎而打破了精心维护的平静，延迟了母亲的出现。一旦母亲归来，我便开始大声地喘着粗气，死而复生一般。

“啧啧，这丫头可是我见过的最安静的孩子了，萨维奇太太。”每次，茉莉都会摇着头对我母亲嘟囔，“这么老实的孩子可不多见，我倒是挺